

教育 行思

一起出发

■张菊荣

自从吴江区教育局希望我主持这个工作室以来,我一直牵挂着这件事。受命了,总要不辱使命。来此的诸位可能在想:这个张菊荣,这个工作室,能给自己什么呢?当你想着“给”的时候,可能一开始就要失望了。因为,在我设想的众多方案中,几乎就没有这个“给”字。

记得2009年我到汾湖实小的时候,有人说,你可以实现你的很多想法了,可是我说,我真没有一揽子想法,我相信的是,我们可以一起创造;2017年我到吴江实小的时候,我也说,我没有什么,但是我相信,在这个时刻、在这个地方、我们这样的一些人,相遇了,一起面对,就会创造出些什么来。此时此地此情此境,是这么一群人,与那样一群人,是不一样的——所谓文化,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。这里需要的不是等着人来“给”,而是你来“给出”。我们可能是在践行一位未来学家所说的观点: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,而是我们一起创造的地方。

我们会到哪里去呢?3年,一晃就会过去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一个人的3年,弹指一挥间。但是,3年,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。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来开始我们3年的旅程。本来,想见面与大家商量的,但是,我不想

等。这个世界就这样,总以为很多好事等等就会来的,可是最后可能什么也等不到。

一起走吧,马上出发!
我暂时地给我们工作室的行动方式作了一个描述:

是沉浸的,而不是分离的。这有点难,幸亏有网络,幸亏有群,我们每天都应该在这里做精神的会面,如果没有这样的会面,我们就处于分离的状态,处于分离的状态,是很难有相互的熏陶的。

是共生的,而不是单向的。所以这里没有“导师”,是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的成就,在这样的情境中,希望每一个人不断产生与发表新鲜的思考,而每一个人的思考又引发伙伴的思考,我们要创造这种共生的景观,让思想欲罢不能。

是互动的,不是独白的。不是来到一个地方,把自己要说的话像交作业一样完成了就算了,而是要关注他人,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互动,这样,我们才会不寂寞,要不然,哪怕是在一群人中,我们依然是封闭的。

是现场的,而不是纸上谈兵的。我们离不开现场,在现场,或者基于现场。我们当然乐于理论上的精进,但是我们要琢磨的是:如何在复杂的现场不断地处理理论问题——在我

看来,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密钥。事实上,在学校的现场充满了理论问题,理论与实践原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,理论与实践原本就是不可须臾分离的。

是表达的,而不是默默无语的。一个人的省思可以是沉默的,但是一个团队的思考不能是默默无语的,谁都不来贡献智慧,我们就无法构建智力激荡的文化。我们反对轻浮的夸夸其谈,反对从书本到书本,反对离开了“做”的说,也反对只顾自己表达痛快而不顾听者感受的无节制言说,但我们的确该提升我们的话语能力——话语的背后,是思维方式,而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专业化的校长来说,该有多么重要,那是他处理学校事务、看待整个世界的强大体系!也许,作为工作室主持人来说,最大的梦想,是3年之后,大伙儿思维方式的改进,不是固守自己的原有,也不是抛弃自己的本来,而是在蓦然回首中发现自己已然走远。而思维方式的改进,不是固守自己的原有,也不是抛弃自己的本来,而是在蓦然回首中发现自己已然走远。而思维方式的

是持续的,而不是断断续续的。思维方式的改进,不是一日之功;更不是守株待兔可以获得。没有一种力量比“持续”更为强大。在汾湖实小,我们把校训确定为“恒”,“亡而为有,虚而为盈,约而为泰,难乎有恒矣”;在吴

江实小,我们总结一所学校的成长公式:对头的方向×对路的方面×持之以恒的努力×团队。“努力”,或者说“努力一下”,这是谁都能做的,但是,我们能“持之以恒”去努力吗?

我想,从今天起,我们做一件事:每日一语。每日一语。这一语,就是我们对世界的思考,对自己的省思。总是因为什么,有一点触动,然后就有了这一句话。然后,你可以用几行字来说明它,它的意义所在,它的来龙去脉——当然,你也可以不作解释,就这句话;也可以长篇发挥。但不管怎么样,“每日一语”,你一定得完成。

每日一语,就让我们沉浸,让我们共生,让我们互动,让我们思考现场,让我们学会表达,让我们告诉自己,也告诉人们,什么叫“坚持”。每日一语,不论你天气好坏,不论心情阴晴!你不要说,今天实在太忙了,写不出来了——事实上,越是忙的时候,越是要思考,否则就会“整日忙忙,碌碌无为”。每日一语,我们的精神会面,是我们存在的标志。

日有所得,日有所语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,我们就从今天开始。
(作者系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,本文摘自苏州市吴江区“张菊荣名校长工作室”成立后作者写给工作室成员的一封信,有删改)

新书 速览

推开一扇窗

■李希贵

油田”四个字,不论男女老少,不管职位高低,立即会肃然起敬。那时候,我已经到高密市教委工作,记得高峰到教委看我时,我的办公桌上放着十几本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,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深度共鸣。

“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,但却没有规定给予学生的一样最重要的东西,这就是幸福。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,培养真正的人!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够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

当然,让我没想到的是,回到胜利油田后高峰很快辞掉了被普遍认为前途无量的工作,主动要求到一所条件一般的小学工作。这让母校的老师们颇为惋惜。

他和老师们的殚精竭虑卓有成效,很快,他们学校不仅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,而且被诸多教育同行誉为中国的巴学园和帕夫雷什。这也让我

和母校的老师们倍感欣慰。再后来,高峰不断寻找制高点,博学审问,逐渐让幸福教育在校园里走向成熟。正如他在书里写的那样,其间跨越了千沟万壑,经历了荆棘寒途,说高峰和他的老师们在幸福教育的教育人生中饱受风霜并不为过。正如冰心所言,“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,然而当初她的芽儿,浸透了奋斗的泪泉,洒满了牺牲的血雨”。

从高峰幸福教育的职业生涯里,我体悟到很多。

首先,与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和对幸福的态度有关。如果我们不能从孩子们的成长中体味到幸福,我们的教育生涯就难以持续。正如高峰在书中所说,没有幸福的教师,就没有幸福的学生。说实话,在如此价值多元的年代,让人们在校园里体悟到幸福并非易事。高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,有他们的玉泉小学为证。在这所学校里,幸福已经溢出校园,深刻地影响到周围的社区。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。

高峰的矢志不移有点儿代表了山东高密西乡人的一些特征,这可能也正是高峰的幸福教育能够一路茁壮成长的原因之一。许多时候,我们很难经得起风起云涌的变化,当面对一些新的风尚、新的变局时,我们常常不知所措,甚至随波逐流。不忘初心其实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格。而高峰笃定、坚守20多年,有人说他内心强大,我深以为然。

其次,高峰敢于放弃的人生态度,也是非同一般。如果不做校长,高峰完全可以有另外一条更顺畅的坦途。以我对他的了解,凭他的主管领导和同行对他的欣赏,他肯定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建功立业。如果不做幸福教育,他也完全可以顺势为之而赢得更多。然而,高峰没有选择那样的道路,他毅然放弃了许多唾手可得的名利,一路跋涉,一路欢歌。其实,这也正是我希望看到的高峰。

(本文系《推开幸福教育之门》一书的序言,有删改)

闲庭 随笔

“读书之初”的温暖记忆

■濮端华

读书,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。求学阶段,我们在读书中获得学识和认知,并赖以奠定和形成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工作之余,我们从阅读中获得体验和力量,进而坚定砥砺前行勇气和方向。在40多年的读书生涯中,我感到最为深刻和温暖的读书记忆,要算是小学阶段的读书经历了。

1979年,我进入南通海安的一所乡村小学,开启了“读书之初”的学习生涯。记得一年级学的第一篇课文只有两句话——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我爱南京长江大桥”。班主任薛来银老师带着我们一字一句反复朗读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扎下了爱国的种子,油然生发起自信的豪情。从那时起,我们懵懵懂懂地意识到,读书是件美好的事情,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东西。

小学阶段,读书和识字总是联系在一起。人生最先学到的一些字,至今记忆犹新:上中下,人口手;山石土田,木禾米竹……就像古人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一样,我们的读书识字就从这里起步了。二年级的时候,老师要求每位学生买一本新华字典,虽然只有两毛八分钱,但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,已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我不敢跟父亲说,只能偷偷告诉母亲,母亲就让我悄悄从家里拿了4个鸡蛋,到代销点换了3毛钱。这件事至今难以忘怀,因为它让我真切感受到读书的来之不易。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小学,学生能读到的书除了课本之外,真是屈指可数。我所在学校订阅的课外读物,就只有一本《儿童时代》。我见过一两回,爱不释手,但因为是大家轮着看,所以只能粗粗浏览就得传给其他同学。幸运的是,升入五年级的时候,我们遇到了李志善老师。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,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李老师博览群书,多才多艺,说起话来字正腔圆,课堂板书方方正正,会唱戏曲,能讲故事。李老师利用每天下午的活动课时间,给我们讲薛仁贵的故事,他讲故事善用悬念、多用描述,让人身临其境,就像收音机里“说书”一样引人入胜。李老师的“说书”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种读书,它不仅弥补了我们课外阅读的不足,而且带我们走进了中国文学的宝库,开阔了我们的视野,启悟了我们的思维。

读书,也是个广义的概念。除了读好学校的“有字之书”外,更要读好生活的“无字之书”。我最早形成这样的认识,是在小学三年级。班主任范晨春老师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,经常给我们表演一些魔术。他拿着一个空盒子,先展示给我们看,然后藏到教室的门后,不一会儿,盒子里就无中生有“变”出了鸽子。我们很好奇,特别想知道那个百宝盒的“机关”究竟在哪里。范老师就因势利导:大家既要认真学习好课本上的“已知”,更要勇于探索生活中“未知”。

如今40多年过去了,每每回想起读书之初的那段经历,真是感慨万千。这其中也有感慨,因为它奠定了我一辈子的读书追求;这其中也有温暖,因为它照亮了我一生的成长之路。

人生 行板

二八大杠

■武青

老家的阁楼上有一辆二八大杠。时间冲淡了儿时的记忆,我只能隐约记起父亲曾骑着它载我兜风的画面。闪亮的车身,高高的大杠,斜坐在大杠上的幼小的我,清脆的车铃,匀速旋转的细细的车轮,还有我背后倚着的宽阔而温暖的胸膛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辆二八大杠不再亮闪闪了呢?我又有多久没有和父亲心贴心地交流过呢?

也许是从我上小学,与父亲之间有了绕不开的作业问题的时候;也许是从我上了初中,住校不常回家的时候;也许是从我上了高中,忙于学业的时候;也许是从我上了大学,被新鲜事物迷了眼的时候……

偶然有一天,我看到老家阁楼上的这辆二八大杠。它倔强地立在阁楼的角落里,满身的灰尘似是时间的年轮。细看之下,这又不是记忆中那辆载着我经历风雨的二八大杠。父亲骑着载我的那辆是永久牌的,而这辆二八大杠是凤凰牌的。

“找到了吗?”看到我许久没有下楼,母亲上来找我了。这时我方才想起,我是上来帮母亲找她的老蒲扇的。母亲也看到了二八大杠,“还记得这辆车吗?哦,你是不记得的……”

“之前那辆去哪儿了?”我好奇。
据母亲说,之前那辆二八大杠丢在送我去医院的路上。5岁那年冬天,我半夜发起了高烧,父亲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载着母亲和我去医院。二八大杠细细的轮子不耐冰雪,还没骑到三分之一的路程,便打了滑。父亲只顾着护住我和母亲,二八大杠滑跌到了沟里。母亲吃力地抱着烧得迷迷糊糊的我,从沟里拉出了前轮胎已经变形的二八大杠。车是不能再骑了,父亲把它停在了路边,冒着风雪,用军大衣裹着我走了6公里路,赶到了医院。

等父亲再想起那辆二八大杠的时候,已经是两天后了。毫无悬念的,永久牌的二八大杠丢了。那是母亲的陪嫁,父亲又自责,又心疼。

20世纪80年代,一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杠相当于父亲4个半月的工资。虽然那时生活相对拮据,但他舍不得母亲难过,父亲打定主意要再买一辆新的。于是,父亲过上了省吃俭用的日子。在这之前,家中最大的开销就是书,父亲爱买书,在这之后,父亲列了一份书单,将我想要的书放到了前面,却把自己喜欢的书排到了最后。他努力缩减着每个月买书的开支。

不知过了多久,父亲终于推回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杠,而我却再也没有坐过它。看着眼前黑漆漆的二八大杠,我的眼前浮现起父亲坚毅的脸庞。

等父亲回家,我想给他一个拥抱。

今天您充电了吗?

“多读书,读好书,读书好”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公益广告